



天歌 / 著

CANG
YU YE

一部探秘中国西部的百科全书式大作
一部穿过苍茫迷雾风沙而来的神秘之书

一个普通青年、一个文艺青年、一个二愣青年，全非刀枪不入的漫画式完美英雄，依靠半张人皮地图踏入异域秘境，在阴谋重重、惊心动魄的氛围中，善用数学解密的手段，展开一场关于智慧与勇气的寻宝之旅。

 文匯出版社

藏于野

天歌 / 著

CANG
YU YE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于野 / 天歌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496-1664-0

I. ①藏…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6201 号

藏于野

著 者 / 天 歌
责任编辑 / 戴 铮
装帧设计 / 天之赋设计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市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 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010-59430243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17

书 号 / ISBN 978-7-5496-1664-0
定 价 / 32.80 元

目 录

楔 子 / 001

第一章 祸不单行 / 007

第二章 乌合之众 / 019

第三章 疑神疑鬼 / 031

第四章 虚 数 / 043

第五章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 055

第六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 069

第七章 野鬼沟 / 081

第八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093

第九章 化敌为友 / 106

第十章 边 境 / 120

目 录

第十一章 欲谋财，须害命 / 133

第十二章 在劫难逃 / 149

第十三章 镜花水月 / 162

第十四章 因祸得福 / 176

第十五章 黄金故里 / 192

第十六章 芝麻开门 / 208

第十七章 独目人的宝藏 / 222

第十八章 冰 葬 / 235

第十九章 不如归去 / 249

尾 声 / 262

楔子

孙殿英在去年7月大肆盗掘河北马兰峪的清东陵，撬开包括慈禧和乾隆在内的十几口棺槨，盗得无数奇珍异宝，装箱后竟载满了几十辆大车。

即使是多年以后，只要回想起1929年初夏的那个上海之夜，吴世安仍心有余悸。

记得那是一个空气温润而甜腻的黄昏，令一切无所事事的人都坐立不安。六点来钟，夜幕刚刚开始降临，吴世安带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紫罗兰准备出门。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吴世安三个月来第一次踏出“芳苑书寓”的大门。

紫罗兰脸蛋长得漂亮，再加上身穿艳丽的旗袍，从头到脚戴满金银饰品，看上去显得既华贵又俗气，不经意间泄出了风尘女子的底细，这让吴世安觉得不太满意。

“哎，干吗不穿得朴素点？”吴世安微微皱起了眉头，“打扮得这么惹眼，人堆里进进出出没啥好处。”

“难得出去看趟电影，穿成一副寒酸样还不是拆你吴大老板的台？”紫罗兰娇声娇气地埋怨道。

吴世安没法反驳，只能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认可。看看穿衣镜里的

自己，年纪虽然只有四十多点，但干瘦蜡黄的脸上满是皱褶，看上去足有五十好几，与嫩生生的紫罗兰站在一起显得极不相衬，或者说，正在不打自招地告诉别人：好一对妓女和嫖客！

吴世安不想引人注目，主要还不是相衬不相衬的问题，而是怕丢了性命。这话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三个月前，吴世安还称不上是大老板，只是一个厮混在上海古玩圈子里的掮客，充其量就是因为通晓英语而常与各国洋商打交道，生意做得比较活络点罢了。此外，吴老板年轻时走门路向黄金荣投过一纸“门生帖”，说起来算是响当当的青帮“通”字辈门徒，所以行走江湖多年，向来无人敢欺。

做掮客小财不断，大财不发，这一点着实令人烦恼。但是，某天黄金荣突然派人来唤，让吴世安立即去黄府“看门槛”，由此彻底改变了小角色的命运。

吴世安觉得奇怪，师父虽是出了名的贪财，但从不染指古玩生意，今天怎么想起来要涉足这一行？看来，这道“门槛”肯定不低。

赶到黄府一看，只见客堂上坐着一位操北方口音的客人，黄金荣正亲自作陪交谈，态度十分恭敬，说明来客绝非等闲之辈。

“世安啊，这位朋友远道而来，是十二军孙军长手下的军需处长，孙军长手上有眼货要出手，你先去看看再说。”黄金荣用夹杂着苏州腔的上海话对吴世安吩咐道，又压低嗓音补充了一句，“枯票，罩子放亮点。”

在青红帮的黑话里，枯票泛指“属于死人的财富”，比方说盗墓活动，就叫做“架枯票”，以对应绑架、劫掠、勒索活人的“绑肉票”，而此语后来又被盗墓行业借用，在中原地区尤其流行。

吴世安心里一个咯噔：十二军孙军长，那不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殿英——最近臭名远扬的“东陵大盗”孙大麻子！

孙殿英在去年7月大肆盗掘河北马兰峪的清东陵，撬开包括慈禧和乾隆在内的十几口棺槨，盗得无数奇珍异宝，装箱后竟载满了几十辆大车。这么大的动静，自然是纸包不住火，中外报刊很快便纷纷报道，几乎无人不晓，前清皇室更是一片哗然。但孙殿英妙手通天，更靠手里的财宝上下打点，事情还是慢慢平息了下来，最终枪毙了两名排长后不了了之。

吴世安马上明白过来，孙殿英想在上海销赃。

来沪的军需处长名叫李德禄，据其透露，为了卖出一个好价钱，孙殿英这次瞄准的是洋人较多的四个地方：北平、天津、上海、青岛，分批派出亲信暗中接洽交易。四地之中，孙殿英最看重上海，将财宝精挑细拣，选出一批宝中之宝装满三只皮箱，委派多名身手好、枪法准的特务团官兵一路护送来沪。

但是，销赃之事张扬不得，北方一隅的军阀在上海又没什么门路，孙殿英灵机一动想到了上海滩只手遮天的黄金荣。当年，孙殿英在天津时曾拜牛七爷为师，“放布¹”加入青帮，算起来跟黄金荣一样，也属“大”字辈人物——同门中人，虽然未曾谋面，总归不难说话，不如走一走这条门路。

生意上门，黄金荣自然不会放过，马上就想到了在这一行中游刃有余的吴世安。

吴世安跟着李德禄来到公共租界的“共和旅社”，走入一间贵宾套房，只见沙发上挤坐着十来个彪形大汉，腰里鼓鼓囊囊像是牵着“牲口²”，显然是守着墙角里的那三只硕大的皮箱。

大皮箱一一打开，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件之类琳琅满目，仔细一看，几乎每件都称得上珍品。吴世安终究不愧为内行，一眼就在耀眼的宝物堆中看到了两件宝贝中的宝贝。

第一件是随葬在乾隆身边的一柄九龙宝剑，此剑长约5尺，剑柄上雕有九条金龙，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寓意“九九归一”，乃中原皇权的象征，堪称无价之宝。

第二件是随葬在慈禧身边的一枚翡翠西瓜，乃昆仑山自然生成的奇物，绿皮、红瓤、黑籽，瓜皮上还带着墨绿色的条纹。据说慈禧生前就对其爱若至宝，死后更是当做头枕。

翻来覆去把玩着这两件稀世奇珍，吴世安的手都开始发抖了，半晌，这才想起最重要的事：询价。

“孙军长有令，一口价，300万美元！”李德禄回答得十分干脆，“吴先生的佣金尽管放心，逢百抽一，事成之时当场交付3万美元。”

吴世安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乖乖，300万美元相当于近千万大洋，

1 清帮黑话：加入帮会的仪轨，向门徒发放凭证。

2 清帮黑话：武器。

好些银行都没这么大的资本。当然，面前这些宝贝，又何止这个价格？

这笔生意难做，去哪儿找有如此财力的买家？这么大的生意，凭自己的人脉和能力，注定了无法成功。

不知道是不是被宝物的光芒照昏了头，吴世安心一横，突然产生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念头：货难出手，自己一分钱的好处也捞不到，不如动脑筋来一个连锅端，拼性命将其一口吞掉！

吴世安陷入了沉思。第二天，吴世安带来了买家：一位金发碧眼、财大气粗的英国商人，名叫查尔斯。

查尔斯看过宝物后，一口答应以 300 万美元成交，当场开出一张 10 万美金的支票作为定金，约定三天后正式交易。送走查尔斯之后，李德禄马上派人去银行取款，十分顺利地拿到了 10 万美金的现金。

三天以后恰逢星期六，李德禄及一千卫士押着三只皮箱如约来到霞飞路上查尔斯的公馆，只见主人和吴世安已早早地等候在那里。整座公馆陈设豪华，气派非凡，楼上楼下仆佣成群，花园内更是繁花似锦，看得李德禄等人眼都发直了。

验过宝物，三只皮箱全部锁进一间空房，查尔斯像上次一样，仍然递上一张支票。

支票换枯票，人面对肉面，交易顺利完成。

李德禄马上派人去银行取款，但这次有点小小的意外——那家银行有个规矩，每周休息一天半，即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全天——此时已是下午两点，银行早就大门紧闭。

“李处长，看来只能星期一取款了，呵呵，别忘了我的佣金啊！”吴世安笑呵呵地说道。

“哪里，吴先生尽管放心。”李德禄并未起疑。行伍中人毕竟憨直，再加上未曾见识过上海滩的各种尔虞我诈，至此已注定了上当受骗的结局。

“这样吧，朋友间相识一场，今天晚上该由我尽一尽地主之谊。”吴世安热情地邀请道，“晚上我请各位吃饭、跳舞，大伙一起热闹热闹。”

傍晚时分，一千人进了东方饭店。查尔斯与吴世安连连敬酒，把所有的客人灌了个半醉，酒后又进舞厅跳舞，叫来好几位舞小姐作陪——这套应酬和排场，迷得这些丘八爷们神魂颠倒，一个个再也分不清东南西北。

黑灯瞎火之间，李德禄竟然没有发现查尔斯与吴世安是什么时候悄悄溜走的，等觉察到舞池里少了人，才感觉事情不妙。

李德禄带着手下晕晕乎乎地赶回到霞飞路上的那座公馆，只见大门紧闭、人去楼空，猜都不用猜，三箱宝贝肯定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问邻居，全都一问三不知，只说那套房子经常对外出租，至于人家租后用来干什么，就不得而知。事已至此，李德禄只能心存侥幸，寄希望于支票没有毛病。

很不幸，熬到星期一，支票被银行扔了出来。

李德禄硬着头皮去找黄金荣，反倒遭了一顿埋怨。“你们做事怎么这么没头脑？上海滩是个人精扎堆的地方，租一套房子、雇几个瘪三、开一张空头支票，就这最简单的三板斧就把你们砍倒了？不过有一点你大可放心，吴世安要是被我找到，我一定请他尝尝三刀六洞的滋味——这个赤佬连我都敢骗，那10万美金的支票还是老子借的，真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李德禄始终搞不懂这个圈套到底是吴世安做下的，还是黄金荣操纵的，抑或是那位洋人设计的，没办法，只能打电报向孙殿英如实报告。

孙殿英气得暴跳如雷，下令说：“都别回来，给老子留在上海找，黄金荣咱暂时奈何不得，那洋人和姓吴的千万不能放过。找，掘地三尺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李德禄把这番话传达给手下，又偷偷加了点“利息”：军长有令，找不到吴世安，回去统统枪毙！

十几个丘八爷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而吴世安此时早就消消停停地在紫罗兰的闺房中安下了身。

吴世安很清楚，这出黑吃黑的把戏，同时坑了孙殿英和黄金荣这两个当下中国最有势力的大麻子，落在哪边都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这节骨眼上千万不能往外跑，举凡车站、码头都是最危险的地方。再说离了上海，宝物也难出手，唯一的办法是找僻静的地方落脚，避开青帮子弟和北方丘八的耳目，耐心等上一两年，等风声渐息后再做盘算。

吴世安出生在香港，少年时去广东谋生，二十多岁时在广州娶妻生子，但婚后不安于穷困的家居生活，数年后便抛下妻儿远赴上海淘金。这些年来，独自一人漂泊在外，免不得经常寻花问柳，由于出手大方，还结交了几位红粉知己——近年里，年轻漂亮的紫罗兰力拔头筹，令吴老板花去了不少

真金白银。

紫罗兰所在的“芳苑书寓”地处华界的边缘，所以平时生意不算太好，这一点现在看来难能可贵，正好可以“大隐于市”。事发的当晚，吴世安就带着三只大皮箱住进了书寓。

书寓虽属烟花之地，但规矩颇大，“住家先生”³标榜卖艺不卖身，要是有了如意郎君，也可搭成露水夫妻，此间不再接客，须待分手后方可琵琶别抱。现在的吴世安富可敌国，如此郎君还不如意？

好日子过得就是快，一晃三个月过去了。三只上着锁的皮箱始终静静地躺在紫罗兰的床底下。日子虽然过得轻松，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真是无比难熬，尤其是这几天，吴世安实在有点待不住了。

吴世安素无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看电影。以前的电影都是哑巴戏，即使是那种靠腊盘发声的所谓“有声片”，也属牵强附会，胶片一旦发生局部断毁，其后的剧情就与声音分道扬镳。但最近报纸上天天在讲夏令配克大戏院开始上映“片上发声”的真正有声电影，是一部美国进口的《飞行将军》，据说是“传形传声，巧夺天工，诚为空前绝后之技，不啻身临其境”，这就让吴世安再也坐不住了。

吴世安暗想，事情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乘夜色偷偷溜出去看一场电影总不至于翻船吧？

夏令配克大戏院，七点半的夜场票早已售罄，黄牛手上的当场票竟要翻个跟斗，原价两块的头等票开口就要四块。吴世安不打二话，马上掏出八块钱递了过去。

事后想起来，这种风头真不该出。

货真价实的有声电影确实令人大开眼界，全片放完，灯光亮起，吴世安仍然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回去的路上，电车已经停驶，黄包车一时又叫不到，吴世安对紫罗兰说：“散场时人多，只能往前走一段路再说了。”

俩人慢慢走去，穿过马路，抄近道走入一条黝黑的巷子里。

“姓吴的，站住，动一动老子立马崩烂你的脑壳！”身后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硬邦邦的枪口顶住了吴世安的后脑勺。

3 具有才艺的高级妓女，又有词史、馆人的雅称。

第一章 祸不单行

几口啤酒就把人喝进了班房，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警察说，没办法，每个人对酒精的耐受度不一样，据说是血清中的一种什么蛋白酶在作怪，所以有的人达到 200 毫克还没啥感觉，而有的人 20 毫克就神志不清了。可法律不是松紧带，没法讨价还价。

1 挨踢业

2011 年的上海，4 月的天气忽冷忽热，下午温度高的时候竟已有了“炎热”的感觉，好些体面的写字楼中已经急不可耐地启动了中央空调。

空调是个好东西，可以让你最大限度地装腔作势。比方说，人家穿短袖的时候，你可以穿全套西装；人家穿羽绒服的时候，你可以穿长袖衬衫。咋样，瞬间就与芸芸众生拉开档次了吧？

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办公室面积极大，隔着落地玻璃，一眼便可看到外面似停车场一般宽广的工作区，一百多名员工端坐在电脑前安静地忙碌着，除了键盘声和鼠标声，没有其他声音，不知情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家生意火爆的网吧。

实际上，这里是大名鼎鼎的“巨巢”公司总部——华东地区数一数二的游戏开发公司，已出品过多款在市场上深具影响的网游产品。

办公室里空空荡荡，宽大的办公桌前，独坐着一位身穿浅灰色西装的年轻人，正专心致志地读着今天的报纸。你一眼望去，马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是一个年轻有为、前程无量的好小伙，年纪二十六七岁就坐到了大公司部门经理的位置，实乃白领中的精英、上海滩的主人！

但是，你很快又会发现，这一观察结果完全失实。因为门被推开，进来了一个身穿职业套装、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短发中年女人。

“谷宇清，请你记住，坐在别人的座位上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中年女人皱着眉头毫不客气地指责道。

转椅上的小伙子谷宇清连忙像一只受惊的猴子一样跳起身来让座，一边挤出满脸谦卑的表情，一边连连致歉。

中年女人自顾自地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坐下。

“丁经理，总经理那边怎么说？”谷宇清期期艾艾、小心翼翼地探问道。

“很抱歉，总经理已经在刚才的会议上做出决定，我也无能为力了。”中年女人冷冷地答道。

“这就是说……”谷宇清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失望。

“这就是说，合约到期不再续签，从明天起，不，严格点讲，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给自己放假了。”中年女人语速极快，像法官一样宣判道，想了想又补上一句，“当然，这是一个无限期的长假，祝你好运。”

好，非常好，卷铺盖走人！

尽管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现在得到确切无误的证实，谷宇清还是觉得无比沮丧和愤懑。要不是看在跑路前能多领两个月薪水的分上，他真想把手里的报纸摔到丁经理那张一年四季不见笑容的寡妇脸上去。

灰溜溜地走在大街上，路边的玻璃幕墙上清晰地映出自己的身影来。浦东新区，摩天大楼鳞次栉比，这陆家嘴一带更是霸气外露。谷宇清仰头

观望直插云端的楼顶，越发觉出小人物毫不含糊的渺小和悲哀来。站住脚，盯着反光面中的自己看，越看越懊恼，越看越生气，心里不由得暗暗地骂开了自己：小样，居然还打着领带，真是臭不要脸！

谷宇清中等个头，长相不难看，但也肯定不算好看，戴一副黑框眼镜，穿一身淘宝衣裤，一年四季背一只笔记本电脑包，走在路上就是一位称职的“路人甲”，迎面而过的姑娘们从来不会目光停留。

今天若不是想给公司留下一个诚恳、规矩、踏实的印象，谷宇清根本不会郑重其事地穿起一股樟脑味的西装，甚至还像推销员一样打上领带。凭此一点足以说明，他还是极其看重这份工作的。

谷宇清是在上海读的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巨巢”公司，虽然收入不菲，但一个人在大都市生活，日子过得并不轻松。首先是高昂的房租，其次是年轻人好面子、爱攀比，看着公司里的同事不少人开上了车，脑子一热也省吃俭用供了辆十几万的车，使自己成为一个体面的穷光蛋，钱包里永远捉襟见肘。你说没了这份工作，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工作方面，起先是做程序员，随着公司规模扩大，高水平的人才汹涌而至，谷宇清日渐一日地显得缺乏竞争力。后来又做调试，依然没啥出息，再加上书呆子为人木讷，不善与人沟通，更不会对上司溜须拍马，不到一年就被那些八面玲珑的机灵鬼们挤出了板凳。最后被安排到近乎于边角料的音频部，负责一些音效方面的编辑工作，算是勉强抱牢了饭碗。

电脑音频行业的发展特别迅猛，原本属于贵族级的 MIDI⁴ 技术，没有一二十万的硬件设备玩不转，现在单靠一台电脑加一堆软件就能包打天下，所以各类新人噼里啪啦地冒出来。特别是科班出身的音乐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是来势汹汹，谷宇清这种半路出家的和尚，也就注定撞不了几天钟了。

都说 IT 业是“挨踢业”，这话一点不假，可谷宇清的烦恼在于，很可能还得连挨两脚。

另一脚来自林雨露，交往了两年但永远不跟他谈婚论嫁的女朋友。

林雨露是做销售的，与谷宇清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随后俩人便开始了不咸不淡的交往。

按理来说，颇有几分姿色的林雨露不会看上谷宇清这样的路人甲，但

4 电脑音乐制作技术。

想想经济适用理工男自有其踏实可靠的优势，性格又温和、内向，那么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随波逐流骑着驴找马。所以俩人该逛街时逛街、该上床时上床、该下馆子时下馆子……啥也不耽误，啥也没结果，可眼看着谷宇清的饭碗一天比一天不牢靠，难免让人有了别的想法。

近几个月来，林雨露的态度一天冷似一天，也许是对谷宇清失望至极，也许是在外另有新欢，也许啥都不是，就是热情消退而已，更何况热情本就不足。

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难得在一起的时候也往往话不投机，这样的僵局令谷宇清颇觉无奈，很想做点努力挽救那无疾而终的结局，却又觉得无从下手。跟电脑搏斗是理工男的强项，对付本来就捉摸不定的女人则未免力不从心，就像一段程序，代码里没有循环，断点测试却陷入了死循环，而且你还找不出毛病在哪里。

走向地铁站的途中，路过一家中国移动的营业厅，一眼瞥见门口的广告招牌上写着办理“情侣套餐”的优惠措施，说是每个月只要5块钱，就可将两个号码设置为“情侣号”，享受每分钟一分钱的通话价格。

谷宇清站住脚细看，暗想这倒是个打破僵局的好办法，至少也是表示诚意的一种姿态，倒不是说能省多少钱，而是类似于主权的宣称和角色的强调。

当然，以后多打打电话，应该也不无好处。林雨露总说自己这种理工男逻辑思维发达、感性思维残废，病症为不解风情、不懂浪漫，看完《泰坦尼克号》竟不流一滴眼泪，瞧一眼月亮都没兴趣，更别指望一起去看流星雨了。今天来个突然袭击，应该符合浪漫的有关条款，说不定能给她带来一个惊喜。

没办法，男人嘛，总得主动点。

但是，接下来悲剧发生了。

谷宇清报出自己和林雨露的电话号码，移动的营业员输入电脑一查，马上说：“对不起，该号码已经在上个月申办过情侣套餐业务。”

噗！吐血，人家已经“情侣”了，可另一个号码不是你。

营业员想笑，但没敢笑出来，憋得脸都发了红。谷宇清就像挨了一记耳光，赶紧似逃命一般溜出营业厅。

你这自作多情的傻瓜！谷宇清暗暗骂着自己，扯下脖子上的领带狠狠地塞进包里，似乎所有的坏运气都是这根领带带来的。

不行，这事实实在太窝囊了，无论如何得问个清楚。

谷宇清摸出手机开始拨号，但振铃响了三声被掐断了，林雨露显然是故意不接。

再拨，依然如此。

一刻钟后，手机“嘀”一响来了一条短信。林雨露发来了短短的三句话：“对不起，我们不合适，还是分手吧。”

好一个言简意赅、意蕴无穷的“不合适”，老子要是有一幢别墅、有辆豪车，账面上再有个千八百万元现金，大概缺胳膊少腿都合适吧？

好，非常好，一天之内挨踢两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未穿秋裤遇寒流”，这就是人生。

挤着地铁回到租住的房子里，谷宇清看着乱七八糟的屋子越发气闷。

这套独立两居室的租金可不便宜，日后没了收入，恐怕只能退租了事，另去找人合租安身，甚至去群租房弄张床位渡过难关，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再说。再不行，那就打道回府，把车卖了，干脆回浙江老家去弄个小生意做，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一个人待着垂头丧气的不是个事，想来想去，不如去找以前的房东蔡牛，晚上一块儿喝着啤酒聊聊，顺便问问他那间小房间还空没空着。

蔡牛是上海本地人，大名蔡国贤，年纪已经三十出头，无业，未婚，连女朋友也没有，就靠着父母留给他的两套房子过日子。谷宇清认识林雨露之前，一直租住在蔡牛自己那套房子的次卧里，俩人的关系虽说是房东和房客，但相处日久竟成了好朋友，也算是“日久生情”，就连“蔡牛”这个称呼也是谷宇清给起的。

谷宇清一个电话打过去，蔡牛很乐意出来喝酒，当场就约好了地点和时间。

傍晚五点来钟，谷宇清开着汽车出了门。

这里先说说汽车的事。

谷宇清的车平时不大开，上下班基本上以挤地铁为主，为什么？油价太贵呗。所以说啊，细想想汽车这玩意儿吧，开是亏，不开则更亏，反正

以后林雨露也不坐了，干脆把它卖掉吧。

来到蔡牛家附近，就近找了家小饭馆，点上几个菜，哥俩面对面坐下，先“砰砰”打开好几瓶啤酒。蔡牛这家伙有一点相当不错，不讲排场，就爱吃小饭馆——当然，也只吃得起小饭馆。

吃着，喝着，聊着，心情轻松了不少。说句心里话，谷宇清一向觉得跟蔡牛在一起的时候，比跟林雨露在一起的时候还要轻松、愉快。

喝到九点，俩人都有点晕晕乎乎。这就是南方人的酒量，没办法，哪怕一瓶啤酒的量都能嚷嚷着要一醉方休。

“你说，我哪点对不住她了？”谷宇清红着一对眼珠子，大着舌头来来回回地问蔡牛。

“唉，女人都这样，你又不是刚出道，有什么想不通的？”蔡牛的劝解同样不着边际，一边仔细地用牙签挑吃螺蛳，“要不你去买个彩票，赶明儿中了大奖，林雨露准保回来向你递交检讨书。”

“还是你小子好啊，这么多年一个人优哉游哉，多自在。”谷宇清感叹道。

“你这叫饱汉不知饿汉子饥，站在岸上说风凉话。”蔡牛忧伤而深刻地指出，“我嘛，最多属于按兵不动，为什么？连个敌人都见不到哇！”

“你成天在古玩市场里转悠，当然只泡得到中年大叔和糟老头子。”谷宇清哼哼道。

“唉，就是泡到小姑娘，系统也运转不起来啊！”蔡牛苦着脸说道，“你看我有点钱吧，就想着往家里拖点好玩意儿，口袋长年干瘪瘪的，请人家小姑娘吃一碟炒螺蛳都费劲。算了，行情不好，暂时观望吧。”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钱字啊！”谷宇清一口干尽杯子里的酒。

“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蔡牛关切地问道，“真要回老家去？”

“是啊，不回去咋整？”谷宇清没精打采地说道，“回去随便弄点生意做做呗，哪怕是倒腾个海带、批发个榨菜。”

“唉，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在帮不了你。”蔡牛黯然神伤。

“我知道！”谷宇清点点头，“行啦，喝得差不多了，你我各自鸡飞狗跳吧。”

“最近酒驾查得挺严，你小子还是小心为妙啊！”蔡牛提醒道，“要